



卅府元龜

卷之三十一
至九



1	3
849	
112	



門 8
849
112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奢侈

貪黷

專恣

奢侈

奢則不遜著乎格言蒲乃招損垂於前誥故君子所
以去其泰甚守其節儉而保終吉者焉乃有雍容廊
廟之上表式搢紳之列忘約已之道昧素履之旨因

時滿志席寵自恣繇是殖其貨利安其逸豫極耳目之玩窮嗜好之味肝衡長教始終無悔以是遺世譏而冒邦憲者徃徃而有次之編簡足以為戒

漢田蚡為丞相治宅甲諸第

言為諸第之最也以甲乙次之言甲則為上矣

田園極膏腴

膏腴謂肥厚之處

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

屬遠

及也音

前堂羅鐘鼓立曲旃

旃旃之名也通也

後房

婦女以百數諸奏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

奏晉也

張禹為丞相禹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

頃皆涇渭溉灌極膏腴上賈

賈讀日賈

它財物稱是禹性

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篴絃弟子

沛郡戴崇每候禹責師空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

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篴絃鏗鏘極樂昏

夜乃罷

魏曹爽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爽飲食車服擬於乘輿

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後庭又私取先帝才人

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

為妓樂作屈室綺疏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

作樂

吳步騭為丞相門內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

晉何曾為太宰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

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折十字不食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人以小紙爲書者勅記室勿報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汰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何邵曾之子也爲司徒驕奢簡貴亦有父風衣裳服玩新故巨積食必盡四方珍異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謝安爲太傅性好音樂及爲相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攜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

宋劉穆之晉末爲尚書左僕射總朝政性豪奢食必方丈又且輒爲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食每至食時客上十人以還者帳下依嘗下食以此爲常後魏廣陽王嘉爲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性好儀飾車服鮮華旣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之

隋楊素爲左僕射家僮千數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

唐李林甫爲右僕射京城邸第田園水磴利盡上腴城東有薛王別墅林亭幽邃甲於都邑玄宗特以賜

之及女樂二部天下珍玩前後賜與不可勝紀
楊國忠爲右相於宣陽里連構甲第土木被綈繡棟
宇之盛兩都莫比

裴冕爲左僕射兼掌兵權留守之任俸錢每月二千
餘貫性本侈靡好尚車服乃營珍饌名馬在櫪價盈
數百金者嘗十數每會賓友滋味品類坐客有味於
名者

元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
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
器皆如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

數十所婢僕曳綺羅亦百餘人恣爲不法侈僭無度
李吉甫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服物食味必極珍美
段文昌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入將相幾二十年其
服飾玩好歌鐘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遂至奢侈
過度物議貶之

漢蘇逢吉爲司空平章事性多侈靡好鮮衣美食中
書公膳鄙而不食私庖供饌務盡甘珍嘗於私第大
張酒樂以名權貴所費千餘緡
周和凝初仕晉爲右僕射平章事性好修整自釋褐
至登輔相車服僕從必加華楚

貪黷

夫謀謨廟堂鐘撫夷狄苟非命清慎之士秉公正之心則何以表率百僚儀刑四海若乃任或匪人惟恣貪黷陰施威惠內殖貨財遣僮僕以經營狎姦織而聚斂獄以貨免官以賄成逞志多岐罔知紀極至有自治塋塚敢望於園寢家藏珠金靡恤於宗黨豈惟悖亂於彝倫信亦顛覆於國家者也

漢李蔡為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二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墻音人當下獄自殺

張禹為丞相封安昌侯禹為人謹厚內殖貨財家以

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溉灌極膏

腴上賈賈讀曰買宅財物稱是禹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

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絃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

好平陵肥牛亭部處也肥牛亭名欲得置亭處之地為冢塋又近延陵

奏請求之成帝以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曲陽侯

根根王根也聞而爭之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

禹為師傅不遵謙讓至求衣冠所繇之道又徙壞舊

亭重非所宜重宜用反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云子

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故引之也

為舅帝敬重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禹

匡衡為丞相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

侯之樂安鄉屬臨淮郡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提封舉其封界

內之南以閩伯為界伯者田之東界也閩者初元年

元郡圖誤以閩伯為平陵伯積十餘歲衡封平陵伯在閩伯

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伯以為界多四

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

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所親素所親任者主簿陸賜故居

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殷

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計令郡實之舉法上計

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伯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

曰顧當得不耳何至上書顧念也亦不告曹使舉也聽

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

陵伯為界不足故以閩伯為界解何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

解何者以分解此時意猶今言分數也郡即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

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

較尉駿少府中行庭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

十金以上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春秋之義諸

侯不專地所以一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

計簿知郡實政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辭減縣界猥曲也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可道於是帝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終於家

晉王戎為司徒性好興利廣收八方田園水碓周徧天下聚積錢不知紀極每自執牙籌晝夜算計常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後魏咸陽王禧加侍中正太尉雖為宰輔之首而從容推委無所是非而潛受賄賂陰為威惠以致奴婢千數田業鹽鐵遍於遠近官吏僮隸相繼經營宣武

頗惡之

北海王詳為錄尚書時高雙坐貪濁免官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去幾遷太尉長史

元又為侍中輔政時崔暹為都督討武川鍾為賊所敗禁於廷尉以女妓園田貨又獲免

北齊孫騰為太保尚書令求納財賄不知紀極生官死贈非貨不行飾藏銀器盜為親狎小人專為聚斂司馬子如為左僕射知朝政簿領之務與奪任情公然受納無所顧憚後為尚書令義旗之始身不參預直以孝文故舊遂當委重意氣高矜聚斂不息時文

襄入輔朝政內稍嫌之尋以贓賄爲憲司所劾詔削官爵

高隆之爲太保時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愛納文襄於尙書省大加責辱

隋楊素爲尙書令貪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兩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磴并私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

虞世基煬帝時專典朝政其繼室孫氏性驕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飾器服無復素士之風孫復攜前夫子夏侯儼入世基舍而頑鄙無賴爲其聚斂鬻官

賣獄賄賂公行其門如市金寶盈積其弟世南素爲國士而清貧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爲論者所譏朝野咸共疾怨

唐許敬宗爲右相高宗龍朔三年册拜太子太傅同東西臺三品監修國史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又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白州人龐孝恭蠻酋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襲破之敬宗又納其實貨稱孝恭頻破賊徒斬獲數萬

李義府爲中書令貪冒無厭賣官鬻獄廣樹朋黨有

占候人言義府宅有獄氣積錢二千萬可壓勝遣其子津名長孫無忌之孫延謂曰相爲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五日果拜司監津乃取延錢七百貫

李迥秀爲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長安四年坐賊貶授廬州刺史

紀處訥爲侍中與兵部尚書宗楚客及楚客弟將作大匠晉卿咸專權共爲朋黨賊奸狼籍先是姿葛以阿史那忠節頗侵暴邊境奏請徙于內地楚客取忠節金二千兩處訥取七百兩竟不納其奏姿葛叩而大怒遂舉兵入寇甚爲邊患

崔湜爲中書侍郎平章事鄭愔爲吏部侍郎平章事景龍三年俱坐賊湜貶襄州刺史愔貶江州司馬蕭志忠爲中書令與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沒其家未名之寶不可勝記

楊國忠爲相有康謙者本商胡玄宗大寶中爲安南都護賂遺國忠官至將軍

李林甫爲中書令集賢殿大學士久典樞衡天下威權竝歸於已京城邸第田園水磴利盡上腴宰相用事之盛開元以來未有其比

裴冕代宗大曆中爲宰相兼掌兵權雷守之任俸錢

每月二千餘貫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子弟喜見於色其嗜財若此

元載大曆中爲相以誅魚朝恩計就特蒙任遇接視百寮頗有德色遂肆志貪饗徐浩任廣州以賂聞竭南方珍產納于載楊綰爲吏部廉簡自處不附於載乃奏浩代綰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戰伐功啟奏填委故官賞紊雜及永泰後四方既定而載秉政公道隘寒官田賄成中書主書卓倩李榮輩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載小者自倩榮四方齎金帛求官者道路相屬各稱而去

王縉爲相溺於釋教捨道政坊宅爲嬖妾李氏奏造寶應寺每節度觀察使朝覲皆延至佛寺諷令出財助已修繕四方賂遺畢集縉又縱弟妹女尼得廣納財賂貪狼之跡如市賈焉廣德中蕭復爲太子僕屬連歲不稔穀價翔貴復家累百口無以自給將鬻昭應別業時縉聞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使弟統誘焉統謂復曰足下之才固宜居右職姑以別業奉吾兄當以要地處足下矣復對曰僕之鬻舊業以拯孀孤儻以美職售之始姊弟姪受凍餒非鄙夫之願也縉旣憾之受代廢居者數年復處之自若

楊炎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大曆中路嗣恭討討是于
廣州商船之徒多因是事誅之沒其財寶數百萬盡
入私室不將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
面功止轉簡較尚書東都留守
竇參德宗貞元中爲相淄青節度使李納旣憚參饋
遺畢至外示敬參實陰間之帝所親信屢排毀參竇
申又與吳通玄過犯事覺然參任情好惡恃權貪利
不知紀極亦以此敗

杜黃裳憲宗元和初爲相有經畫之才達於權變然
性頗貪黷簡身律物寡廉潔之譽言以居鼎職不久
又除受不分流品或官以賂遷殆後貨賂事發八年
二月御史臺奏永樂令吳馮爲僧鑑虛受記與故邠
寧節度使高崇文處納賂錢四萬五千貫並附杜黃
裳男載鞠訊引伏勅曰吳憑曾佐使府忝履宦途自
宜畏法慎身豈得爲人掌貨事闕非道理合懲愆宜
配流昭州其付杜載錢物宰輔之任寵寄實深致滋
賂財不能拒絕已令勘問悉合懲收貴全終始之恩
俾引寬大之典其所用錢物特宜矜免杜載等並釋
放黃裳爲近代名相然其家擁富貴於廉隅無所顧
君子惜之

李逢吉爲右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時澤潞節度使劉悟卒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三鎮事理不同不可許逢吉與中尉王守澄受其賂曲爲奏請從諫自將作監主簿起復雲麾將軍守金吾衛大將軍同正簡較左散騎嘗侍兼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使副大使觀察等畱後

王涯爲相以甘露事與李訓等同誅凡十一家資貨悉爲軍人百姓所劫唯涯家資財人人得以隨意取之竟日不竭涯好畜圖籍數侷書府前代法書名畫他家所寶金帛不能置者必先以好爵美職以釣焉廣後爲垣竅而藏之重復秘固若不可窺及是爲坊市少年斤斲毀裂取函奩金寶之飾與其軸玉而已後唐韋說爲禮部侍郎平章事貨賄公行時有王修者能以多岐取事納賂於說說以其名犯祖諱遂改之爲操擬宰近甸同光四年二月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奏請峽內夔忠萬等州割歸當道依舊管係又請雲安監初荆南以本朝時管荆澧朗破歸夔忠萬涪等州乾寧中雷滿據澧朗自稱節度雷滿敗地入馬殷天祐初成汭失荆襄王建乘虛收歸夔峽等州朱

梁以高季興鎮荊州與王建爭夔峽竟不能復王建於夔州置鎮江軍節度以夔忠萬爲屬郡又割黔南之施州隸之雲安縣舊置雲安監權鹽之利爲安邑解縣胡維鹽池之叢王建旣得之兩川大獲其利乃昇雲安縣爲安州以刺史領監務初帝舉軍平蜀詔高季興率本軍沂峽自收元管屬郡荆南軍未進僞蜀夔萬連年率以州降繼岌三川旣平季興數遣使請峽內三州依舊爲屬又請雲安監務朝廷未之許季興數賂劉皇后與說及宰臣豆盧革時樞密使張居翰年暮性昏不酌可否私相款昵曲爲奏之內外

附叶因喻其請

漢蘇逢吉爲司空平章事與蘇禹珪俱在中書逢吉尤貪財貨無所顧避求仕人稍有物力者卽遣人微露風旨許以美秩故鳳翔秦王從儼子永吉初至闕下逢吉謂其侯王之裔必有重貨乃遣人求先人玉帶且以一郡許之永吉辭以素無此物縱有者不堪奉獻逢吉下令市一玉帶價數千緡使永吉償其直又前客省使王筠受晉命使於湖湘漢初復命逢吉重邀其賂許酬名郡筠不得已分橐裝以奉然俱不能踐其言其貪詐如此

周盧文紀司空致仕平生積財巨萬其卒為其子龜齡所費不數年間以至蕩盡由是多藏者以為戒焉
專恣

書云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故臣之有作福作威必害於而家凶於而國又曰無依勢作威無依法以削況乃處衡軸之寄當登翼之任故宐內則衷告外則順行使賞罰之柄發於上循謹之行率於下此乃為臣之大節矣至有據廊廟之重擅高明之勢威赫天下權傾一時改易制度剪削宗室盜取兵器詐為詔書或遣眾以出師或逞欲而凌上思引用之自己致遷

序之失倫則削讓之所加誅戮之繼至固其宐矣

漢晁錯景帝時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

郡支郡在國之西邊奏上帝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

獨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繇讀與由同錯所更令三十章

更改也諸侯謹謹

張湯武帝時為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語國家用至日

肝肝晚也論事既多至於日晚肝音幹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但充其位而已

無所造設也天下事皆決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

與未獲其利姦吏竝侵漁竝宐也於是痛繩以辜自公

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

後漢董卓爲相國使司隸校尉劉翳籍吏民有爲子不孝爲臣不忠爲吏不清爲弟不順有應此者皆身誅財物沒官於是愛憎互起民多寃死

魏曹爽爲大將軍錄尚書事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將吏師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爲妓樂詐作詔書發才人五十七人送鄴臺使先帝婕妤教習爲技擅取太嘗樂器武庫禁兵作窟室綺散四周數與何晏等會其中縱酒作樂齊王正始八年司馬宣王爲太傅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安宮專擅朝政兄弟竝典禁兵多樹親黨屢

改制度宣王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稱疾不與政事吳諸葛恪爲太傅廢帝建興二年春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衆議莫敢復難於是違衆出軍二十萬衆圍魏新城連月不拔病者大半死傷塗地恪晏然自若詔去相銜徐乃旋師軍還陳兵導從歸入府館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妄數作詔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罷官更選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疎息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

晉楊駿惠帝時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已慮左右間已乃以其甥段廣張邵爲近侍之職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然後乃出駿知賈后情性難制甚畏憚之又多樹親黨皆領禁軍於是公室怨望天下憤然矣

庾亮爲中書令成帝初太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又先帝遺詔褒進大臣而陶侃祖約不在其列侃約疑亮刪除遺詔並流怨言亮懼亂於是出溫嶠爲江州以廣聲援修石頭以備之會南頓王宗復謀廢

執政亮殺宗而廢宗兄叢宗帝室近屬兼國族元老又先帝保傅天下咸以亮翦削宗室琅琊人卞威宗之黨也與宗俱誅咸兄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而峻保匿之峻又多納亡命專用威刑亮知峻必爲禍亂徵爲大司農舉朝謂之不可平南將軍溫嶠亦累書上之皆不納峻遂與祖約俱舉兵反

梁徐勉爲僕射權重自遇吏部郎江禧與抗禮勉因禧門客翟景爲第七子孫求禧女婚禧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孫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嘗侍不拜是時勉又爲求禧弟葦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葦爲吏

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宅仍遷散騎管
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嘗侍立侍帷幄
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
固勉勅泰爲之舊尋遷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關高
祖謂勉云江舊資歷應居選部勉對曰舊有眼疾又
不悉人物高祖乃止

後魏劉潔爲尚書令朝夕在樞密深見委悉性既剛
直恃寵自專太武心稍不平潔既居勢要擅作威福
諸阿附者登進忤恨者黜免內外憚之側目而視

于忠孝明卽位爲侍中領軍將軍既居門下又摠禁

衛遂秉朝政權傾一時嘗白高陽王雍自云宣武本
許優轉雍憚忠威權便順其意加忠車騎大將軍忠
既尊靈太后爲皇太后居崇訓宮忠爲儀同三司尚
書令領崇訓宮衛尉侍中領軍如故

崔浩爲司徒薦冀定相幽拜五州之士數十人各起
家郡守孝莊謂浩曰先名之人亦州郡選也在職已
久勤勞未答今何不先補前召外任郡縣以新名者
代爲郎吏又守令宰民使便事者浩因爭而遣之高
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逞其
非而較勝於上何以勝濟

元又爲相時高陽王雍摠攝內外與又同決庶政及清河王懌之死又專政天下大責歸焉

爾朱世隆爲尚書令嘗使尚書郎審游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西列坐受納讞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摠朝政生殺自繇公行淫泆無復畏避兄弟群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懼毒高肇爲尚書令既當衡軸每事任已本無學識動違禮制好改先朝舊制出情發任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矣

北齊孫騰初仕東魏爲太保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爲四貴非法專恣騰爲甚焉高祖世宗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

高敖曹神武時爲司徒嘗詣相府將直入門門者止之敖曹怒引弓射門者神武不之罪尋爲西魏所殺唐邕爲尚書令錄尚書事既被任遇意氣漸高其未經府寺陳訴起覽辭牒條甚多俱爲憲臺及左丞彈劾竝御注放免司空從事中郎封長業太尉記室參軍平濤竝爲徵官錢違限邕各杖背三十齊時宰相未有撻撻朝士至是大駭物望

隋楊素爲左僕射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竝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家奴時朝臣有違忤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剛柳或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財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

唐李昭德爲簡較內史專權用事頗爲朝野所惡前魯王府功曹參軍丘惜上疏言其罪狀又長上果毅鄧注著石論數千言備述昭得專權之狀鳳閣舍人逢弘敏奏之則天乃惡昭德謂納言姚濤曰昭德身爲內史備荷殊榮誠如所言實負於國以延載勅左

遷欽州南房尉

李義府爲中書令時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令李孝節私課丁夫車牛爲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櫟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俱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恭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以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輜輶器服竝窮極奢侈會葬軍馬祖奠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以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張嘉貞爲中書令玄宗開元十年車駕幸東都有雒

陽主簿王鈞爲嘉貞修宅將以求御史因受贓事發帝特令朝堂集衆決殺之嘉貞促所繇速其刑以滅口乃歸罪於御史大夫韋抗中丞韋虛心皆貶出之其冬秘書監姜皎犯罪嘉貞又附會王守一奏請杖之皎遂死於路俄而廣州都督裴旻先下獄帝召侍臣問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尙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今秋受詔巡邊中塗聞姜皎以罪於朝堂沒杖配流而死皎官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卽殺應流卽流不宐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勲

貴在焉皎事已往不可追悔旻先抵宐據狀流貶不可輕又決罰帝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卽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旻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李林甫爲右相天寶四載以左散騎嘗侍兼陝郡太守江淮租庸轉運使韋堅爲刑部尙書蓋堅爲林甫所惡外示崇秩以讎勞內實去其權也

楊國忠貴妃從父之子天寶中代李林甫爲相國忠素疎躁自賢強力有口辨乃以便僻取宰相慢易機

務處之不疑立朝輒攘袂扼腕自公卿已下皆願指氣使無不聽憚

元載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恣爲不法後僭無度江淮方面京輦要司皆排去忠良引用貪猥士有求進者不結子弟則謁主書貨賂公行近年以來未有其比載又奏條應緣別勅授六品已下勅出後堂令禮部兵部使附甲團奏不得簡勘時功狀奏擬結銜多謬載欲權歸於已慮有司駁正會有上封人李少良密以載醜跡聞載知之奏於代宗前少良等數人悉斃於公府繇是道路側目不敢議載之短

楊炎初爲中書舍人代宗末坐元載黨貶道州司馬德宗卽位崔祐甫薦炎拜門下侍郎平章事莅事數月屬崔祐甫疾病不視事喬琳文罷免炎遂獨當國政頗疾祐甫之恩顧祐甫所制作炎多隳之初炎附會元載時議已薄之後坐載貶官憤恚益甚旣而得政睚眦必讎險害之性附於心本唯其愛憎不復更顧公道

嘗衮大曆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與楊綰同掌樞務先是百官俸料寡薄綰與衮奏請加之時劉澠判度支衮與澠各騁私懷所加俸料厚薄由已時少列各

定身俸爲三十五千混怒司業張參惟止給三十千
袞惡少詹事趙基遂給三十五千又太子洗馬實司
經局長官文學爲之貳袞有親戚任文學者給二十
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任情不通時政多如此類
後縮卒中書舍人崔祐甫領省事袞以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得摠中書省遂營摠中書胥吏省視去
就及其案牘祐甫不能平之累至忿競遂令祐甫分
知吏部選事所擬官又多駁下

竇參初爲知雜侍御史時鮑防爲禮部侍郎嘗於通
衢與參相遇防道騎不時引避參大怒捕防僕人鞭
之以詢及參秉政防年未老乃遽表令致仕防謂親
友曰吾與蕭昕之子齒類而同日懸車非朽邁之致
也以隆忿見廢耳時議以防文學舊人嘗著功績不
因罪戾爲俗吏之所陷籍竟以憤終衆頗閔之又穆
贊爲侍御史分司東都時故陝州盧岳妾裴氏以有
子岳妻分財不及訴於官贊鞠其事御史中丞盧佑
佑岳之家令深繩裴罪贊持平不許參與佑恃權怒
贊以小事不受指使遂下贊獄侍御史杜倫希其意
誣贊受裴金鞭其走使以成獄及急贊弟實馳詣闕
搥登聞鼓詔三司覆理無驗出爲郴州刺史

皇甫鎛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頗排故相李絳罷河中節度為防禦使而命絳為之

李宗閔為中書侍郎平章事與牛僧儒文宗時同為相裴度罷後牛李之權赫於天下

李德裕會昌中為太尉門下侍郎平章事同列于棕罷後中人頗於武宗前言其專

後唐盧程為平章事使晉陽宮册皇太后山路險阻往復綿邈程安坐肩輿所置州縣驅率丁夫長吏迎謁拜伏其前少有忤意因加笞辱

趙光裔為平章事朝廷每有禮樂制度沿革輒請必當何罪可久曰若藏正條死亦甘心如彊生節目安可鉗口信宿勅依省寺詳斷峻終合怒或有言張仁瑒漢隱帝時斷史在德曾用條法卽以仁瑒代可久

徵求故實緣飾所行豆盧革雖籍餘緒然本朝時仕
宦尚微久從使府朝章典禮未能深悉光喬每有所
陳唯唯而已光喬由是自負傲視諸公每見草奏議
或當謂群官曰豆盧革公漸解學者其可已乎
王建立天成三年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平章事判三
司四月明宗幸西莊名建立會食中人廻建立附奏
三司事忙遂止
漢蘇逢吉爲左僕射平章事先是高祖踐祚之後逢
吉與蘇禹珪俱在中書有所除拜多違舊制用捨升
降率意任情至有自白丁而升宦路由流外而除令

錄者不可勝數物論諠然高祖方倚信二相莫敢言者

周王峻為左僕射平章事以大理卿劇可久為太僕卿留司西京以左庶子張仁瑒為大理卿先是御史惟鄭州防禦判官楊瑛斷犯鹽人深刻法寺定楊瑛罪失入減三等以官當徒案入峻怒曰罪人輕重在法官之口夫死者不可復生楊瑛悞斷殺人而罪止徒屬則官高者要殺使殺罪則可以官高免矣名可久謂之曰楊瑛罪重安得從輕可別簡重條斷殺可久曰法寺以律文失入別無重條峻曰簡若有條公

州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宰輔部 三十二

和佞 忌害 不忠

和佞

夫秉國鈞以維四方財物宜而貞百度佐佑乃辟朝夕納誨者宰輔之任也自漢氏而下居其位者乃有體異忠勤性恣便佞徒苟患於失位罔以道而事君

乃至專爲從諛以順上指姑務朋比以爲身謀惡直醜正而事先媮合苟容而爲念巧言令色曾靡於顧憚脅肩諂笑惟事於詭隨以至王綱日頽厲階斯構大或崩於禍亂次或罹於譴黜蓋夫謀猷回譎周雅之所譏方命圯族堯誅之首及顧豈可處承弼之重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爲丞相嘗與公卿約議至帝前皆背其約以順帝旨主爵都尉汲黯庭詰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乃今皆背約不忠帝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帝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帝益厚遇之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

孔光爲丞相光雅恭謹知哀帝欲尊寵大司馬董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出門待望見賢車乃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乃出拜謁送迎甚謹不敢以賓客鈞敵主禮賢歸帝聞之喜立拜光兩兒子諫大夫嘗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

晉荀顗爲司空無質直之操唯阿意苟合於荀勗賈充之間初皇太子將納妃顗上言賈充女子資德淑

茂可以叅選以此獲譏於世

賈充武帝時爲尙書令侍中充無方正之操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顛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咸共疾之

荀勗爲侍中尙書監時侍中尙書令賈充將鎮關中朝之賢良欲進忠規獻替者皆幸充此舉望隆維新之化充旣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任顛計無所從將之鎮百寮餞於夕陽亭勗私焉充以憂告勗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昏太子不頓駕而自留矣充曰然詎可寄

懷勗曰勗請言之俄而侍宴論太子婚姻事勗因言曰女才質令淑宜配諸宮而楊皇后及荀顛亦竝稱之帝納其言會京師大雪平地三尺軍不得發旣而皇儲當婚遂不西行詔充居本職當時甚爲正直者所疾而獲佞媚之譏焉

陳江總爲尙書令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游宴後庭共陳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繇是國政日頽紀綱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於滅亡

北齊和士開後主武成初爲尙書令錄尙書事士開

稟性庸鄙不闕書傳發言吐論唯以諂媚自資
隋楊素高祖時爲尙書右僕射專掌朝政帝令素監
營仁壽宮素遂夷山湮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
時聞鬼哭之聲及宮成帝令高頴前視奏稱頴傷綺
麗大損人丁高祖不悅素憂懼計無所出卽於北門
啟獨狐皇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
此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理喻帝帝意乃解於是賜
錢百萬錦絹三千段及太子勇敗長子長寧王儼亦
坐廢黜上表乞宿衛辭情哀切高祖覽而憫然素進
曰伏願聖心同於螿手不宜復畱意

虞世基煬帝時爲內史侍郎專典朝政于時天下大
亂世基知帝不可諫正又以高頴張衡等相繼誅戮
懼禍及已雖居近侍惟欲取容不敢忤意盜賊日甚
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數聞之後有告敗者及抑損
表狀不以實聞是後外間有變帝弗知之也嘗遣太
僕楊義臣補盜於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聞帝歎
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其多也世基對曰
鼠竊雖多未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闔外
此最亦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又越
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

丹房天書 邪佞 卷之三十三
密有衆百萬圍逼京都入據敖倉城內無倉者陛下
速還烏合必散不然則東都必敗因獻歎嗚咽帝爲
之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
如所言善達何緣而至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
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羣盜所
此後外人杜口莫敢以聞奏世基貌沉審言多合意
是以特見親愛朝臣無與於此

唐封倫太宗卽位初無右僕射倫素險詖與左僕射
蕭瑀商量可奏者至太宗前盡易之

李勣高宗時爲司空永徽末將廢皇后王氏立昭儀

武氏爲皇后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褚遂良
扣頭流血言不可廢翼日帝謂勣曰冊立武昭儀之
事遂良固執不從遂良旣是受顧命大臣事若不可
當且止也勣對曰此乃陛下家事不合問外人帝乃
立昭儀爲皇后

姚璿則天時爲納言證聖九年正月辛巳詔賜大酺
三日丙申明堂火左拾遺劉承慶諫曰明堂當宗祀
之所今忽被焚陛下宜輟朝以答天譴后然其言欲
責躬避正殿璿進曰此實人火非天災也至如成周
宣榭火卜代愈隆漢武建章宮災盛德彌永今明堂

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將避正殿於大禮
有乖后又從之乃御端門縱觀而罷
楊再思則天時爲鳳閣鸞臺平章事累爲內史知政
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爲人巧佞邪媚能得人主微
旨主意不欲必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必因而譽之長
安朱張昌宗爲法司所鞠司刑少卿桓彥範斷解其
職昌宗抗表稱冤則天意將申理昌宗廷問宰臣曰
昌宗於國有功否再思對曰昌宗往因合鍊神丹聖
躬服之有效此實莫大之功則天甚悅昌宗意以復
職時人貴彥範而賤再思也時左補闕戴令言作兩

脚野狐賦以譏刺之再思聞之甚怒出令言爲長杜
令朝士尤加嗤笑張易之兄司禮少卿同休嘗奏請
公卿大臣宴於司禮寺預其會者皆盡醉極歡同休
戲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請剪紙自帖於巾
却被紫袍爲高麗舞縈頭舒手舉動合節滿座嗤笑
又昌宗以姿貌見寵侍再思又諛之曰人言六郎面
似蓮花再思以爲蓮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蓮花也其
傾巧取媚如此

宗楚客中宗時爲兵部尚書令神龍三年節愍太子
死後楚客率百僚上表加后號爲順天翊聖皇后

趙彥昭中宗時爲中書侍郎景龍四年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帝初謂侍中紀處訥曰昔文成公主出降則江夏王送之入蕃卿雅識審情有安邊之略可爲朕充此使也處訥拜謝旣而以不練邊事固辭帝遂令彥昭代行彥昭以爲旣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之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耶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溫因爲陰託安樂公主密留之帝乃遣楊矩代彥昭而往

韋巨源中宗時爲尚書左僕射韋皇后衣箱中裙上有五色雲起久而方歇巨源以爲非嘗嘉瑞請布告

天下許之

崔湜睿宗時因太平公主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公主卽武攸暨妻當延秀伏辜諸武竝流嶺外湜以公主故徙於嶺北授以州縣官

竇懷貞爲侍中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爲不可惟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後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鑒金謂懷貞拜况位極台袞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較量羸木廁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仰懷貞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謂之語曰竇僕射前爲韋氏國父者今

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

李林甫玄宗時爲禮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林甫面柔而有狡計能伺候人主意故驟列清班爲時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結託伺帝動靜皆豫知之故出言進奏動必稱旨

李揆代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自以山東甲族位居台輔見李輔國執子弟之禮謂之五父

崔損德宗時爲諫議大夫平章事爲相過爲恭遜接見便辟不止於容身而已自建中以後居相位者數皆罷黜損用此中帝意竊大任者八年帝知物議不

叶然憐而原之

皇甫鎛爲戶部侍郎判度支與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平章事鎛雖有吏才素無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希恩

後唐豆盧革莊宗時爲平章事同光元年魏州興建革奏曰皇子之職故事合帶宮使革因進擬以興聖爲名授皇子繼及議者以古之王者稱孤寡不穀以示其謙本朝宮名罕有帶聖字者豆盧革諂事希寵識者罪之三年大水戶口流亡軍士乏食革依阿徇旨竟無所陳但云陛下威德冠天下今西蜀平定珍

貨甚多可以給軍水旱作沴天之嘗道不足以貽聖
憂又以同列郭崇韜父名弘希其意奏改弘文館爲
崇文館至明宗天成二年乃復焉

安重誨明宗時爲樞密使天成二年十月請于諸道
州府自同光二年已前所欠秋糧夏稅租并主持務
局敗闕課利并沿河舟船折欠天成元年殘欠夏稅
竝特與除放時重誨旣構任圜之禍恐人非之思市
恩于衆以掩已過乃奏曰三司積欠二百萬貫虛係
帳額請竝蠲放帝重違其意故有是詔
時議民以蠲
惠民場院課利一槩除
之得不啓奸倖之門乎

范延光爲樞密使長興三年二月明宗顧謂侍臣曰
朕昨日以雨霽暫觀綠野遙望西南山坡之下初謂
羣羊俯而密之乃貧民耦耕朕甚憫焉范延光對曰
陛下輕徭薄賦所以村落之間日勤於稼穡也是時
帝哀疲民多無耕牛劓地以種延光以爲勤於稼穡
豈主上憂民之意歟

孔循爲樞密使性柔而狡安重誨初不察其爲人多
從其言重誨嘗受詔以秦王從榮兄弟欲娶重誨女
爲妻循謂重誨曰不可公爲樞密侍臣不宜與皇子
婚媾乃止明宗幸汴州循爲維京留守時重誨門人

或言循之難測愛間謀人事不可令居樞密循知之
卽令人結託方便聞奏言願以息女妃皇子帝卽以
鄂王許之重誨繇是大怒因奏落樞密出鎮爲許州
節度復移鎮滄州及重誨將失勢內庭論樞密使帝
曰孔循舊嘗爲之不亦可乎循在滄州聞上言卽治
行裝將入朝會從榮以鄂王妻父尤忌疾之初聞帝
有徵循之言正人無不憂之咸以爲將來無益於社
稷俄而循卒

晉馮玉爲右僕射平章事開運末張彥澤引契丹陷
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翼日玉假
蓋而出猶繞指以諂彥澤且請引送玉璽於虜主將
利其復用少帝蒙塵終無一言勸之以死其欲偷其
視息深爲士大夫所恥

忌害

夫懷強枝之心蓄回遘之計以蔽賢爲念構害能之
禍忌前而固寵惡直而醜正斯人倫之凶德天罰之
不宥者也其或以小人之質乘君子之器竊據台鼎
躬握鈞樞啟納乃猷進退多士而乃乘乎威勢恣其
愛憎巧誣善良中傷才彥或擁隔於外俾蹈乎禍機
或交構於中驅致於吏議或沮其覲見之禮或遏其

柄用之命至使者德棄遠吉士幽憤悖王化之紀致
國家之敗曷嘗不繇是哉

漢公孫弘武帝時為御史大夫遷丞相其性意思外
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
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張湯為御史大夫

臣欽若等曰漢初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同為三公也

河東人

李文故常與湯有隙已而為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

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

薦音在見反數音所角反言數數在中有文書

事可用傷湯者不為作道地也湯有所愛史魯謂居知湯弗平使人

上飛變告文姦事

飛變猶急變也

事下湯湯沾殺文

後漢梁冀為大將軍輔政時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

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

荀淑淑對策譏刺貴倖為冀所忌補朗陵侯相又南

郡太守馬融有事忤冀旨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

官免徙朔方

晉賈充武帝時為尚書令侍中任愷惡充之為人也

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充疾之不知所為後承

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為

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克計畫不行或為克謀曰愷

總門下樞要得帝與親接宜啟令典選便得漸疎此

一部令史事耳且凡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卽日以愷爲吏部尙書愷旣在尙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待覲轉希充與荀勗乘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噐充遣尙書左僕射高陽王珪奏愷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簡覈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噐也愷旣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愷後爲光祿勳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舉而充芻蕘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尙書愷對不伏尙書杜友廷尉劉良竝公忠士也知愷爲充所抑與申理之故遲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

荀勗爲中書監侍中與散騎侍郎阮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也疾之出補始平太守

傅亮爲尙書令輔政自以爲義之美一時莫及太子舍人顏延之負其才辭不爲之下亮甚疾焉少帝卽位延之自員外嘗侍出爲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車郡令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黃門卽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

南齊王儉爲尙書令輔政時太祖用張緒爲右僕射

以問儉儉曰南士繇來少居此職褚之在座咨帝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時衰政不可以爲準帝乃止

後魏高肇宣武時遷司徒忌衛尉卿于忠朴厚少言欲密出之乃言於帝稱中山要鎮作捍須才以重器能宜居其位於是出忠授安北將軍定州刺史

隋虞世基爲內史侍郎參掌朝政時納言蘇威坐事除名爲民從幸江都官煬帝將復用威世基與裴蘊奏言威昏老羸疾乃止

唐李義府高宗永徽中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

品其狀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福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僇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謂之李猫

許敬宗高宗顯慶中爲中書令初皇后武氏以長孫無忌害重賜而不助已也深忌之又韋寧預聞廢立之謀獨無言以持兩端亦不悅無忌以敬宗希旨附會嘗正而折之繇是敬宗嘗候無忌將因事構陷之會有雒陽人李奉節上封告太子洗馬韋季方監察御史季巢交通朝貴有朋黨之事詔敬宗與待中辛茂將命鞠之敬宗按之甚急季方事迫自刺不死又

搜奉節得秘書有題與趙師者遂奏言趙師卽無忌也隱爲陰語擬陷忠良伺隙謀反帝驚曰豈當有此或容惡人間構小生疑阻至于卽反猶恐不然敬宗奏曰臣始未推勘自奉節有趙師之言又得僞書是季方所作卽疑無忌欲反使其潛行構間斥除忠臣近戚此計若行自然權歸無忌蹤跡已露陛下猶有所疑恐非社稷之福帝泣曰我家不幸親戚中頗有惡事往年高陽公主與朕同氣遂共其夫叶計謀反今阿舅復作惡心近親如此使我慙見百姓此事若實當如之何敬宗奏曰房遺愛乳臭小兒與女子謀

反寧能成事豈如無忌當今姦雄天下之所畏伏若一旦竊發陛下遣誰當之此是宗廟有靈皇天疾惡因推小事發其大罪豈非天下之慶臣恐無忌知季方自刺卽爲急計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爲宗廟之憂臣往見宇文化及其父述爲煬帝所委地居親婭身執國權十有餘年勢傾天下父終子繼化及典禁兵遂於江都作亂初夜宮城門閉卽稱驍果欲叛矯制集人先殺不同己者臣家亦卽被破蘇威裴矩崔君肅等皆於馬前舞蹈比至天明卽傾墮室故事不遠誠願陛下決之帝又令審加按問翌日敬宗又奏

九所元嘉志害 卷之三十九
曰昨夜臣聞季方與無忌與國至親累葉恩任何恨
而反荅云韓瑗嘗語無忌云柳奭褚遂良等勸舅立
梁王爲太子今梁王旣廢帝又疑舅故遣高履行外
出自安之計見長孫祥又出及瑗得罪卽日夜其季
方等圖謀覓便卽反臣參驗辭伏竝相符合請卽收
捕挂法破家帝又泣曰阿舅果爾我決不忍殺之若
處分與罪後代書史道我不知和其親戚使至于此
天下將謂我何敬宗曰漢文帝漢室之明主薄昭卽
是阿舅從代來旨亦有元勳于後唯坐無辜殺人帝
惜國之法紀遂令朝臣喪服就宅哭而殺之良吏不

以爲失今無忌忘先朝之大德捨陛下至親聽受邪
謀遂懷悖道意在移社稷傾宗廟撓亂天下塗炭生
靈若此薄昭罪惡未可同日而語按諸刑典合誅五
族願速卽處分以安天下臣聞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大機之事問不容髮若少遲延恐卽生變且無忌先
朝謀取天下天下伏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
威可謂威能伏物智能動衆有同漢之王莽魏之司
馬懿今反從首露逆黨自承陛下何疑不卽斷決帝
竟不引問無忌便下詔廷斥之仍發道次州府兵援
送於黔州其子秘書監駙馬都尉冲等薙除各配流

嶺表

李敬玄爲中書令高宗咸亨中聞朱敬則之名召見與語大悅將加擢用敬玄深毀之遂受溲水縣

張說爲中書令玄宗開元十三年車駕東封國陳州刺史李邕於汴州謁獻詞賦甚稱帝旨頗自矜銜說甚惡之

李林甫開元末爲中書令魏因權寵已自封植朝望稍著必陰計中傷之初韋堅登朝以堅皇太子妃兄引居要職示結恩信實圖傾之乃潛令御史中丞楊慎矜陰伺堅隙會正月望夜皇太子出遊與堅相見

慎矜知之奏帝帝大怒以爲不軌黜堅林甫因是奏李適之與韋堅昵狎及裴寬韓朝宗竝曲附遞之帝以爲然賜堅自盡後慎矜權位漸盛林甫又忌之乃引王鉷爲御史中丞托以心腹鉷希林甫意遂誣罔密奏慎矜左道不法遂夷其家天寶八載太府趙奉璋告林甫罪狀一十餘條告書未上林甫知之諷御史臺逮捕以爲妖言重杖決殺
李揆肅宗時爲中書侍郎平章事修國史於能護短以工部侍郎于休烈修國史與已齊列嫉之力奏改爲國子祭酒權留史館修撰以下之

元載爲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引用私黨懼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上聞簡較刑部尚書知省事顏真卿上疏論之具言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不敢公然如此後真卿攝上公享太廟以祭器不修抗詞白于執政載怙權真卿素不附載載因是訕陷之貶真卿陝州員外別駕又李栖筠爲工部侍郎公望充積爲載所出爲嘗州刺史

盧杞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德宗建中時詔徵汾州刺史劉暹暹剛腸嫉惡歷典數州皆爲廉史畏憚杞恐暹爲御史大夫沮已之所見遽稱薦前河南尹于頔爲御史大夫以其柔佞易制也又大嘗卿韋倫奉使稱旨西蕃敬服朝廷得失上疏言之爲杞所惡改太子少保德宗幸奉天右僕射崔寧流涕論時事杞聞惡之譖於德宗言寧與朱泚盟誓故至遲迴寧遂見殺又宰相張謐忠正有才德宗所委信杞頗惡之謐尋罷相杞專權忌害又罷顏真卿禮儀使改太子太師仍諭之曰方面之任何處爲使真卿候杞於中書曰真卿以褊性爲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

敢衣拂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而拜含怒於心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論之可不勞師旅帝從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請留又遣逆於路不及後真卿爲希烈所害

竇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德宗貞元中趙景爲尚書左丞綱轄省務清勤奉職參惡其能請出爲同州刺史德宗不從八年四月參罷黜懌與陸贄竝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參不悅李翰白宗正卿左授雅王傅及廷對自陳爲悅所排又言事合旨及黜號王則

之德宗命參以翰代之參不時下詔書翰未之知也帝口授翰金吾大將軍處令中使送至金吾仗視事除書令方下

陸贄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素惡于公異于邵旣輔政而逐之談者亦以爲隘

皇甫鏐憲宗元和自度支使戶部侍郎爲平章事初鏐陰結權倖以求宰相崔羣累疏其奸邪憲宗終用鏐爲宰相無何羣臣議上尊號而鏐欲加孝德兩字羣曰有睿聖則孝德在中矣竟爲鏐所構出爲湖南觀察使

李逢吉憲宗朝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時用兵討淮蔡帝以兵機委裴度逢吉慮其成功密沮之繇是相惡穆宗長慶初逢吉爲兵部尚書時裴度自太原入朝以招懷河朔功度復與工部侍郎元稹相次拜平章事度在太原時表論元稹姦邪及同居相位逢吉以爲勢必相傾乃遣人告和王傳于方結客欲爲稹刺度及捕于方鞠之無狀稹度俱罷相位逢吉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自是寢以恩澤結朝臣之不逞者作謗言百端中傷度賴學士李紳韋處厚於帝前言度爲逢吉排斥而度有功不宜擯棄故得以僕射在朝

李紳有寵逢吉惡之乃除爲中丞又欲出於外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仍放臺參以紳褊直必與愈爭及制出紳果移牒往來乃罷愈爲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兼中書令莊宗同光中幽州節度使李存審痼疾屢作堅求入覲求鑿以情告崇韜在晉陽之時功名在存審之下旣權寵時重人士輻輳不欲加已每陰沮之存審妻郭氏與崇韜宗姓泣訴於崇韜曰公不垂保惜恐令死棄北荒崇韜愈懷慙忿明年春存審疾甚上章數四乞生覲天顏又

不之許存審伏枕而歎曰老夫歷事二主垂四十年不敢言功幸而無過今日天下一統遠夷近塞皆得面覲彤庭射鈞斬祛之人孰不奉觴丹陛獨予擁隔豈非命哉自是漸增危懼薨於幽州

安重誨爲樞密使兼中書今天成中任園以功拜平章事判三司重誨忌之嘗會于私第有妓善歌重誨求之不得嫌隙漸深先是使人食券皆出於戶部重誨止之俾須內出爭於御前徃復數四竟爲所沮求罷三司俄除太子少保致仕出居磁州駕幸夷門至鄴門聞朱守殷叛重誨接便慮爲結構立遣入稱制

就害之又符習爲邢洛節度使初習與霍彥威畫赴難之謀重誨名位猶下二人旣藉宿望議論多抗重誨銜之習在鎮以軍政委判官劉搏性褊而狷物論惡之有言於重誨者重誨具以聞天成四年召習京師復授宣武軍節度使重誨心猶不悅會汴人言習厚賦錢以代納藁及軍租加省耗繇是罷歸京師私第授太子太師致仕又皇甫立代北人也明宗之刺代州署爲牙較從歷藩鎮性純謹明宗委信之王建立安重誨策名委質皆在立後明宗踐祚以立爲忻州刺史頻詔安重誨授一藩鎮重誨奏曰立嘗申意

於臣且願舊地繇是遷改留滯蓋重誨扼之也
不忠

輔弼之任邦家之攸賴忠蓋之節大臣之所守故同
底于道實相以濟若乃蘊經綸之器居承弼之列高
秩官師之上許謨惟展之地天工仰其寅亮百姓希
其安附則有邪慝自任榮利是視忘社稷之重而計
其家忽縉紳之言而逞乎志熒惑乎視聽附巖乎竟
醜靡思赴難之舉聚成構亂之隙以致為時大愆貽
笑永世先民有言曰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故忘
身覆族者悠悠相繼著之方策以垂戒於後者焉

漢張禹成帝時以特進為太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
定議永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
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帝懼變異數見意頗
然之未有以明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問禹以天變
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
與曲陽侯王根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帝曰春秋二
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為諸侯相殺
或為夷狄侵中國災異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有
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
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

其福善此經義意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帝雅信愛禹繇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悅遂親就禹

後漢梁冀冲帝時以太后兄為大將軍與太傅趙峻太尉李固奏錄尚書事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欲

立之謂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

周勃立文宣帝霍光立成鄧閻之利幼弱

太后立為帝誕育百餘日又立安帝時年十餘歲閻太后立北郡侯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年八歲是為質帝

南齊褚淵初仕宋朝明帝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

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及蒼梧暴虐稍甚太祖與

淵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變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太祖

王晏武帝永明末為右僕射領太孫右衛率帝遺旨以尚書付晏及除孝嗣令久於其職太孫即位

即薛林王轉左僕射尋加侍中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明

帝帝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嘗言晏怯今定何如

北齊唐邕以晉昌王錄尚書事與高阿那肱有隙後主平陽敗後狼狽都邕懼那肱譖之恨解律孝卿

輕已遂留晉陽與莫婁敬顯等崇樹安德王爲帝信
宿城陷邕遂降周

隋鄭譯初仕後周宣帝爲內史上大夫領內史事初
高祖與譯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高祖相表有奇傾
心相結宣帝不愈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高祖
入受顧托旣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高祖節度時
御正中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輔
政仲已至御座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
績柳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逡巡欲出高祖
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史大夫及高祖爲大

冢宰總百揆以譯兼領天府都府司總六府事史臣
曰晏嬰有言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於
譯見之矣

楊素高祖開皇中爲尙書右僕射與高顛專掌朝政
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正甲
躬以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末高祖不愈素
與兵部尙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閣侍疾時皇
太子入居大寶殿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
狀以報太子宫人悞進高祖所高祖覽而大恚欲召
庶人勇太子謀之於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

宿衛門禁出入竝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繇是頗有異論史臣曰素謀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源乃素之繇也蘇威爲納言開府儀同三司煬帝大業末年爲猶多征役至於論功行賞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事時羣盜蜂起郡縣有表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人令減賊數放出師攻討多不克捷繇是爲物議所譏從幸江都宇文化及之弒逆也以威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化及敗歸於李密未幾密敗歸於東都越王侗以爲上柱國邳國公王世充僭號署太師威自以隋室

舊臣遭逢喪亂所經之處皆與時消息求容免及大
唐秦王平世充坐放東都閭闔門內威詣謁見稱老
病不能拜起王遣人詰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亂不能
扶救遂令品物塗炭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
伏舞蹈今旣老病無勞相見尋歸長安至朝堂請見
又不許遂卒於家

唐楊再思中宗神龍中爲侍中太子重俊誅武三思
時再思與宰相蘇瓌李嶠兵部尙書宗楚客左衛將
軍紀處訥等竝在太極殿前統兵二千餘人君閉正
門及左右延明門以自固竟不能犯難赴救惟子是

以深咎之

趙彥昭景龍末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是時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中宗命彥昭充使彥昭旣充外使恐失其寵殊不悅司農卿趙履溫私謂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介之使不亦鄙乎彥昭曰計將安出履溫因爲陰託安樂公主密奏留之帝乃遣驍衛大將軍楊規代彥昭而往

宗楚客景龍末爲中書令中宗遣韋庶人輔少主知政事司于國相王太尉參謀輔政楚客謂宰相韋溫曰今順請皇太后臨朝宜停相王輔政且皇太后於

相王居嫂叔不通問之地甚難爲儀注理全不可有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蘇瓌獨正色拒之謂楚客等曰遺制定先帝意安可更改楚客及韋溫大怒遂削相王輔政而宣行焉及韋氏敗楚客伏誅

李嶠景龍末爲兵部尙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庶人臨朝嶠密表請置相王諸子勿令在京及玄宗踐祚獲其表以示侍臣嶠自懷州刺史令隨子虔州刺史暢赴任

崔裔昭宗天復初爲司空平章事兼領度支鹽鐵三司等使明年夏汴師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至同華

中尉韓全誨以裔交結全忠慮汴京逼京師請罷裔
知政事落使務其年冬全忠挾帝幸鳳翔裔懇帝廢
黜不扈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迎駕令太子太師盧
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及全忠岐下還河中裔
迎謁於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
詞贊功業

後唐鄭珽初任梁末帝時爲平章事同光元年莊宗
敗王彥章於中都長驅趨汴梁帝聞梁師將至召宰
相李振敬翔等號哭謀所向皆猶豫不決珽對曰臣
有一策可以緩外寇不知陛下能行乎梁帝曰卿意

如何珽曰願得陛下傳國寶臣懷之以入晉軍可以
緩其師以俟段凝梁帝曰事急矣此物固無惜但卿
此行得事了不卿更籌之珽俯首曰了則不了左右
縮頭耻笑翼日莊宗入汴州珽率僞百官迎謁是日
謫授萊州司戶參軍

孔循明宗時爲樞密使天成二年以荆南高季興謀
叛不恭安重誨任圜同謀討伐季興勿與循同爲朱
友讓之謀義如兄弟及議興師循心不欲以爲水潦
將降懼不成功及劉訓進兵果不克捷兵不能退帝
卽令循往軍前循旣至遣門客李湜入荆州見季興

此逆循意卽時師旋

安重誨明宗時爲樞密使誘河中副都指揮使楊彥溫乘潞王闖馬於皇龍莊據城謀叛王遣人詰之曰吾善待汝何苦爲叛彥溫報曰某非敢負恩緣奉樞密院宣頭令某拒命請相公但歸朝廷數日詔潞王歸朝明宗疑其詐不欲興兵授彥溫絳州刺史重誨堅請出師卽命西京留守素自通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藥彥稠等帥兵攻之五日而拔自閨門及敗凡十三日初彥稠出師明宗戒之曰與朕生致彥溫吾將自訊之及收城斬首傳送明宗深怒彥稠等時四海

恬然五兵載戢滿非邊郡近在國門而彥溫安能任悖皆以爲重誨方弄國權尤忌末帝之名故巧作窺圖冀能傾陷也彥溫愚昧爲人所嫉故滅其族焉

冊府元龜

宰輔部

